我乡我土

村 杏 野 桃

□雷志远

白居易有一首诗《过永宁》:“村杏野桃繁似雪,行人不醉为谁开。赖逢山县卢明府,引我花前劝一杯。”永宁是洛宁县的旧称。春暖花开时节,诗人莅临永宁,看到那么多村杏野桃,怎能不为之陶醉呢?

在这首诗里,诗人为漫山遍野“繁似雪”的杏花和桃花而陶醉。这使我不由想起家乡的春花来。

小时候的家乡,村子里的果树并不多,偶然见到的,往往是梨树和杏树,桃树不多。倒是山坡地堰上沟岔里的野杏野桃太多了。每年春季野杏先开,繁花如雪,随处点缀装扮着家乡。杏花凋落时,桃花开始登场,桃花是粉红或鲜红的,比杏花鲜艳亮丽多了。

此时油菜花正在盛开,红红的桃花衬托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或雪白的苹果花,再加上碧绿的麦田,如诗如画,煞是好看。这真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光。

后来,村干部决定在家乡的东坡上栽植桃树,由专人照看管理。桃花盛开时,在几里外的地方,就能看到山坡上一片片红云。而下方,是连绵如带的竹林。绿竹红花,水光山色,家乡如同仙境一般。夏天,桃子成熟了,每家都能分到一些又大又甜的桃子。那滋味儿,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。

每年夏天割麦时,在地里偶然能见到一棵桃树苗或杏树苗,我们就当宝贝似的挖下来,栽在院子里。但院子太小缺乏阳光,一棵也没有长大。后来终于盖了新房,搬进了宽敞的院子,那年我在麦田里挖了一棵桃树苗,栽在院子里,它一天天长大,是毛桃,个头不大,但味道还不错。我又买了一棵樱桃树苗,栽在院子的东南角。花开时节,招来蜜蜂和鸟儿,满院花香,生机勃勃。这时候,好多人家都搬进了新房,一家一个院落,栽植着一两棵果木。春天走在胡同里,看到探出墙头的杏花梨花樱桃花,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惬意满足。

本家有一个爷爷,他全家人原先定居广州,生活富裕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迁居香港前,由于思念故乡,就一个人回到老家想停留几天,后来竟然留在了老家,在两间土屋里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。他家院子里有一棵杏树,枝繁叶茂,硕果累累。每年初夏,他都给左邻右舍一家送一大碗去掉核的杏子,真是好吃极了。每年夏天吃杏子时,我就会想起他。那一碗碗杏子,凝聚的是亲情,是割不断的乡愁。

近十多年来,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,人们陆续搬到县城居住。春天,许多人家院门落锁,院子里的花寂寞地开着,真是“寂寞空庭春欲晚,梨花满地不开门”。

前几天,我到野外游玩,看到一棵棵野桃正在盛开,在微风中展露风姿。一块块油菜地渲染着大片大片的金黄色,上空掠过一只只喜鹊和燕子。然而,没有孩子们来看花,甚至没有牛铃的叮当声。村杏野桃,展示着乡村生活的节奏和变迁,浓缩着不尽的乡情和乡恋。

诗赋咀华

洛浦辞

□龚延民

游天下之巨丽兮,至洛浦而流连,于河洛之归根兮,觉人生之梦圆。瞻龙门之胜迹兮,诵千古之洪范。睹洛书之深奥兮,究易卦而难诠。望天津之晓月兮,欲步桥而登仙;恋帝都之美好兮,沿水滨而盘桓。图安乐以自适兮,常擘画而不倦,闻马寺之钟声兮,悟释家之因缘。

洛水浩荡东流兮,遗浪涛之渐远;洛城古今繁华兮,十三朝之嬗变。积华夏之富饶兮,耀金谷之灿烂;熏四海之香风兮,惊牡丹之姹嫣;汇五洲之文脉兮,赋瑰丽之诗篇;出十方之娇媚兮,媲洛神之柔婉。

前人之踏洛浦兮,何诸多之圣贤。周公营建洛邑兮,制礼乐而永传。孔子入周问礼兮,拓儒道之宏宽,二程崇明理学兮,化流俗臻良善。贾生年少垂涕兮,筹汉家之治安,垂大论之宏文兮,流江海之锦澜。司马温公居洛兮,撰资治之通鉴,问天下之兴废兮,只洛城以试看。

洛阳文林高格兮,如鲲鹏之翔展。集河岳之英灵兮,筑诗赋之高坛。潘安凤仪冠绝兮,传美誉孰比肩,孟坚之述两都兮,炳京赋之彩煊。太冲文成而纸贵兮,当忘忧于贫寒。子建八斗之才雄兮,著兰章以高悬,士衡太康之英兮,发骈俪之开端。乐天少游长安兮,亲洛水于晚年,于青谷而遗响兮,荡惠风于香山。今朝至多俊彦兮,领风骚于极巅。

洛阳女儿纯粹兮,似白云之舒曼。扬峨眉之山月兮,笼桃林之霞烟,出东海之霓虹兮,照西隅之火焕,挹冰雪而容饰兮,揽月光而洗染,比修竹之长颀兮,发芝兰之馥鲜,如凌风之飘举兮,飞玉堂之轻燕。天下岂少丽姝兮,莫如洛城之雅娴,亦中华之芳琼兮,绽光芒而烁闪!

洛浦秋风拂面兮,送金爽之万千,若春光之数度兮,激逸兴之飞湍。洛浦其长百里兮,高楼颠连两岸。碧林仙草丛茂兮,台榭多逾江南。趋高若登城垣兮,步道直而平缓。又走春秋时光兮,泛洒奇花之恋,情侣殷勤执手兮,耄耋依然相伴。钓红鲤而复归兮,腾蓝天以纸鸢,听翠鸟之歌唱兮,享岁月之甘甜。

期河洛以钟情兮,思沧桑而浩叹。晚眺北登邙山兮,朝游南至平泉,烟雨铜驼之暮兮,采薇首阳之山。拜佛塔之接云霄兮,踩丽水而掬清涟。柳赠魏王之堤兮,花捧上阳宫殿,身入丽景之门兮,影移隋唐之苑,煮酒周南之驿兮,淪茗定鼎路畔。历大都而沉醉兮,梦与醒之难辨!

灯下漫笔

漫忆洛阳福先寺

□李宝团

近读2018年11月28日《洛阳日报》12版刊载的李燕锋的《洛阳:中日交流重要原点》一文,颇受启迪。该文引经据典,细密梳理了中日交流与洛阳的原始关系,并重点讲到这一原始关系的“原始核”——洛阳福先寺。这不由引起了笔者对1971年时福先寺原址原貌的回忆。

1971年1月,笔者由豫东开封应征来洛在“铁军”服役。当时铁军直属分队之一高炮营,就暂时驻防于白马寺和荣校两院,竟然一住数年。其间为贯彻落实毛主席“重要文物重点保护”的指示,加上准备迎接周总理拟陪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访谒洛阳文物古迹,部队借一年两度野营拉练的机会,几乎走遍甚至住遍了洛阳城乡乃至全豫西的大小文物景区点。洛阳东郊的古唐寺及其前身福先寺,就更不在话下。

大家知道,古唐寺是原福先寺改迁的。其实福先寺原址就在今启明南路新建立交桥北端,也即启明南路原段东侧,和新向东延拓的中州路基下,以及北侧的小游园处。当时,此处是中州东路尽头和启明南路尽头的交点。福先寺就在这一交点的东北角。

当时,仍高耸着破旧的福先寺木质牌坊。牌坊两楹刻有长长的联语,但内容已年久失忆。和牌坊并排的北侧,尚遗几间西厢房,因修路反复加高抬垫,青砖黛瓦的西厢房后墙,已深陷在路基以下米许,只露出几个小小的木格窗棂。至于寺内南北排列的古殿、前殿和二殿多已半塌将圮,遍地堆散着断砖烂瓦,而且前两殿规模较小。后边的第三座古殿规模稍大,只是门窗已无,当时被放牧人当作羊圈,并不住人。

三殿之后往北,便是梯田。而三重古殿的东侧,尚遗一两间半塌的东厢房,初见有放牧或拾荒人居住,后也完全坍塌了。在残留东厢房的北、南侧及背后东侧,皆为拓荒者开垦的小块菜田。可能是修筑焦枝铁路取土的缘故,加上北水南泄,福先寺东侧已成北高南低、西高东低的坡沟形。

从焦枝铁路西侧福先寺前,向西到今“砚山居文玩城”和下园一带,都是堤岸。尤其启明南路、中州路两路的拐角处,高陡险峻令人胆寒。每年一到夏秋汛季,该段古河道一片汪洋。位居福先寺南向隔水相望的古河道中的塔湾村,此时常在村北村西户外房后堆积沙袋拒水。唯一向西通向下园的道路,有时也须涉水才能出入。

当时,福先寺的古塔虽已不存,但尚遗塔基,环围散乱着残石断砖。该塔近临焦枝铁路,路成塔基尚能存留,说明人们一直都有文物保护的意识。当年,曾请教当地的老者,福先寺虽早已迁址并易名古唐寺,但两处规模都不大。因此,古时僧众或远道香客多时,福先寺仍常有人住,也即“一寺两居”,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,福先寺才渐空废下来。这正是1971年时,笔者尚能见到福先寺原貌大略的道理。

国色天香绘不足

光影吟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那年那月

吃野菜的岁月

□陶爱兵

不久前的一天晚上,我和几个忘年交朋友到某饭店聚餐,餐桌上刚好摆了一盘野菜。这下,馋猫们可得劲儿了。他们盯住不放,风卷残云般地很快将其消灭掉了。

之后,大家纷纷议论起野菜的好处:有的说它的营养价值如何如何高,有的说它含有多少多少“素”,大有赛过山珍海味、美味佳肴之势。

正当大家谈兴正浓时,我不识时务地泼了一瓢凉水:“有啥稀罕的?这东西是没饭吃的年代哄人、骗嘴巴的。现在的老板们真是猴精,拿它来当菜,坑人!”

听了我的话,大家面面相觑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们哪里知道,我这个60年代出生,少年时期正长身体时却倍受野菜“折磨”的人,是怎样厌恶野菜的。

在那个缺吃少穿的特殊日子里,野菜、瓜果就是主食。一日三餐,不是野菜就是瓜果,不是瓜果就是野菜。这要是叫今天的年轻人说,肯定是“美得不行”。但那年月,一年四季,“一天像一年,一年像一天”的野菜、瓜果,硬是吃得人们的胃里直吐酸水,两眼挂袋,浑身浮肿。

记得村里有个叔叔,家里实在太穷了,春节那天没事,便在自家的大门门框上用石凿凿了一副门联调侃。上联:一把米一瓢水煮稀粥烂饭;下联:有瓜菜和代食入肚内不宽;横批:再加节约。

我家兄弟姐妹多,就是“瓜菜代”撑个肚儿圆也是奢望,所以大家更怕饿,也有更多的人被野菜“吃伤”。我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,长兄为父,要照顾兄弟姐妹们,理所当然,我被野菜“伤”得更重了。

吃过苦的人难忘苦的记忆,喝过蜜的人常忆蜜的香甜。一个人的生活环境、生活经历不同,对问题的看法当然迥异。今天吃腻了高脂肪、高蛋白食物的人,当然难以理解从饥寒交迫中走过来的我的感受,对野菜厌恶的程度。

我知道《菜根谭》里讲过“咬得菜根,百事可做”;知道清人顾景星写过《野菜赞》;我还知道,撇开时代的烙印不说,单从膳食的角度讲,野菜营养丰富,有时还可用来防病治病,采摘野菜还能休闲娱乐……尽管这样,但我依然要固执地说:“我就是不喜欢吃野菜!”

我知道这是一种病——一种不轻的心理疾病,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医治。我宁愿把它带进棺材,乐享现在的生活,也不愿意被生活所迫,让野菜再次入肚充饥!

时令走笔

未若柳絮随风去

□马洪亮

人间最美四月天,一棵棵郁郁葱葱的柳树,垂着触手可及的纤细枝条,随风飘舞,轻灵曼妙。此时节,白色的柳絮随风起舞,轻松自在地飘荡,犹如飘飘洒洒的飞雪,人间顿时千树万树雪花开。

柳树易栽植、好成活、用途多,颇受人们青睐,在我国栽培历史已有两千多年。品种有旱柳、垂柳、红皮柳、黄花柳、山柳、沙柳、蒿柳等,以旱柳和垂柳居多,水边、路边最常见,往往根深叶茂,枝条交错,树形优美,婀娜多姿,极富观赏性。

由于“柳”谐音“留”,古人常以折柳来表达依依不舍之情。“谁家玉笛暗飞声,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”“故园杨柳今摇落,何得愁中曲尽生”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”……那笛声也许来自柳枝吧?柳枝婆娑,柳笛声起,泪眼哀怨,无语凝噎,送君千里,却终有一别,是无奈,是哀怨,还是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的离愁别绪?

随离愁别绪一起飘飞的还有柳絮。我国幅员辽阔,柳絮飘飞的时间可持续数月。“春,黄浅而芽,绿浅而眉,眼而深。春老,絮而白”。早春,柳树发芽,透着淡黄;春再深些时,叶开始泛浅绿;晚春,满城柳絮轻飞。

仔细想想,这不也像人生一样吗?从出生时的绿意盎然到暮年的白发苍苍,最后阅尽人世沧桑,回归自然怀抱。“晚来风起花如雪,飞入宫墙不见人。”人呢?在世不过百年,谁非人间过客?因一句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而得“咏絮才”美称的谢道韫,算是幸运儿了。《世说新语》记载:谢道韫幼时,谢安在一个雪天和子侄们讨论可用何物比喻飞雪。谢安的侄子谢朗说“撒盐空中差可拟”,谢道韫则说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,众人听之不由拍手叫绝。

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。柳树为人类做出贡献,柳絮乱飞或会误入口鼻,或会令人过敏,但还是应该对柳絮少一些指责,多一分宽容。城市之美,来自我们每一个人,更来自每一朵花,每一片叶,每一团柳絮。“我比杨花更飘荡,杨花只是一春忙”,让我们为眼前的“柳絮随风”而珍惜,为不远的“青山绿水”而努力!

记忆深处

那年支教

□朱光明

谈起我与伊川的缘分,要追溯到八年前的2011年。当时我们十余位大学生来此地开展三个星期的支教活动。这份机缘,让伊川成为我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县,也让我得以近距离感受此地的风俗人情。

伊川是洛阳下辖的一个县,在中国历史上,“二程”的出现赋予这座北方小城独特的神韵,让它成为无数儒士向往的地方。尊师重道的精神在此代代流传,散发着独具魅力的人性光辉。“程门立雪”就是此种情形的生动写照。

时值夏日,暴雨好像一位老友一样,隔三岔五来此地探访一次。伊河水位暴涨,流速明显加快,冲刷出不少奇特的鹅卵石。在晴朗的夏日傍晚,我常沿着河岸走,一边看风景,一边捡鹅卵石,思考人生问题,常常忘记时间的流逝。回到宿舍,我把这些形状各异的鹅卵石整齐地摆在我的办公桌上,它们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这座城市的故事。而它们也带给我不少灵感,让我在此创作出不少诗文。

我所教的课有一门是文学写作,不限体裁,不拘长短,只要有自己的心得均可。课堂上,我和学生们一起探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,像朱自清散文、穆旦诗歌,还有格林童话、安徒生童话等,都是常见的话题。大家各抒己见,畅所欲言,讨论得十分热烈。

放学后,我们一起寻找伊川的历史遗迹,“二程”的墓地、范仲淹的墓园、伊川古代县衙所在地等,都是我们理想的好去处。“程园”的一方方碑刻,让人肃然起敬;彭婆镇的范仲淹墓园,则让人想起一位胸怀天下的政治家那句千古名言——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

每到一处历史遗迹,我都会给大家讲历史名人的故事,希望他们熟悉脚下的这片土地,刻苦求学,光大河洛文化。临走的前一天,我们一起骑车来到了龙门石窟,进一步领略洛阳的厚重文化。那次,大家玩得很开心,也熟悉了白居易、玄奘等人的故事。

时隔八年,这段日子日渐模糊。唯有伊川访古的片段还宛如昨天,常常浮现于脑海。而今,学生发来问候,让我不禁想起这些曾经的小学生早已成为大学生,正充满着对未来的希冀,走在美的光彩中。